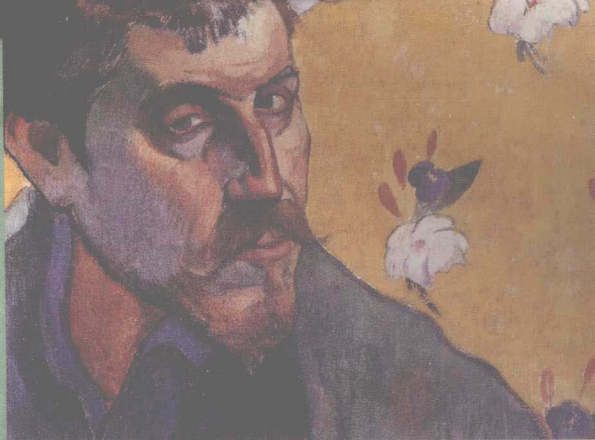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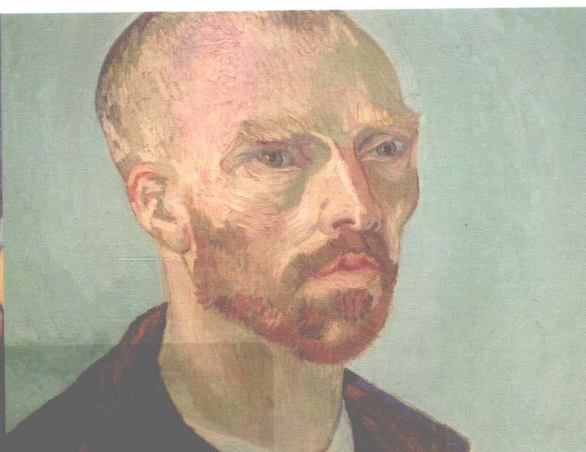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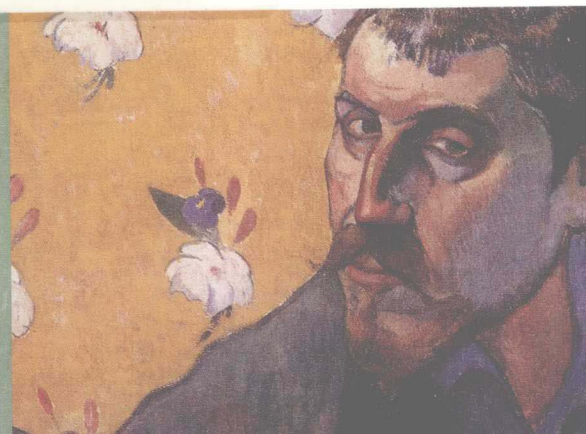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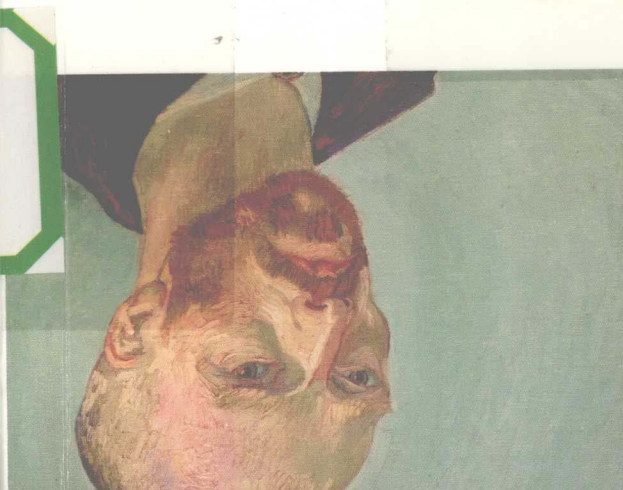




Vincent



Gauguin



凡·高与高更

在阿尔勒的盛放与凋零

[英] 马丁·盖福德 著

张洁倩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凡·高,情感丰富、激情澎湃,擅用浓烈的色彩和动感的笔触,麦田、星空、向日葵成为不朽的意向,激荡着无数后人的心怀。高更,天资聪颖、敏感自负,灵动的画笔绘出一幅幅幽远神秘、高深莫测的幻境。他们,同为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同为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在风景明媚的法国南部,他们同吃共住,在黄房子里分别创造出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然而两人迥异的性格注定了悲剧,仅仅9周后,高更负气骄傲出走,凡·高因痛苦而自残,后更陷入无尽的疯癫深渊,开枪自杀。一段佳话最终惨淡收场。

本书向读者呈现了两人最亲密的时光,深入详述了两人脆弱的友谊以及彼此独到的艺术见解、疯狂个性和天赋异禀。此外,作者还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和书信,揭开了凡·高割耳这个世界之谜的神秘面纱。

THE YELLOW HOUSE by Martin Gayford Copyright © 2006
by Martin Gayfo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Associates, Londo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2-1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与高更:在阿尔勒的盛放与凋零/(英)盖福德
著;张洁倩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大师往来)

ISBN 978-7-313-09409-4

I. ①凡… II. ①盖…②张… III. ①凡高, V. (1853~
1890)—人物研究②高更, P. (1848~1903)—人物研究
IV. ①K835.635.72②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6342 号

凡·高与高更 在阿尔勒的盛放与凋零

[英]马丁·盖福德 著

张洁倩 译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63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9409-4/K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73-86577317

谨以此书
献给约瑟芬^{*}

^{*} 约瑟芬为作者之妻。

目录

I. 初到阿尔勒:1888年10月23日	001
II. 新的开始:10月24日至10月28日	024
III. 墓园求教:10月28日至11月4日	055
IV. 齐心并力:11月5日至11月10日	086
V. 不堪回首:11月11日至11月14日	110
VI. 不相为谋:11月15日至11月23日	133
VII. 色彩的乐师:11月23日至12月4日	164
VIII. 家庭画像:11月23日至12月4日(续)	180
IX. 画家的画像:12月4日至12月15日	215
X. 眼前的艺术:12月16日至12月19日	236
XI. 危机降临:12月22日至12月25日	251
XII. 余波未了:12月26日至2005年	270
文献说明	297
鸣谢	304

I.

初到阿尔勒

1888 年 10 月 23 日

约早晨 5 时的光景，天还未亮，一辆火车隆隆地驶入阿尔勒车站。一位略显疲态的旅者只身迈出了车厢。他上周日从布列塔尼(Brittany)¹南岸的阿凡桥(Pont-Aven)出发，经历 700 多英里，整整在路上颠簸了两天，从布列塔尼湿润的绿野一路迁移至罗纳河(Rhône)与地中海交汇的这一片平原。

他的这段旅程从南斯(Nantes)到图尔市(Tours)，途径克莱蒙特费朗(Clermont Ferrand)再到里昂(Lyon)，横跨了整个法国。虽说南方的天气一向晴朗，但夜晚却也冷得够呛，此时只有 5℃。旅人走出车站左拐，穿过铁轨桥，沿着街道一直走到一处广场。在他的右边是罗纳河的堤岸，而他左边的那所房子便是他要找的地方。不过此时，房子的百叶窗仍紧闭着。在广场和街道的路口，一家 24 小时咖啡馆的门前闪着霓虹灯牌。旅人推开门走了进去。

从天花板垂下的几盏灯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一眼望去只见红色的墙和光秃秃的地板。大理石面的桌子抵着四周的墙摆着，一张台球桌放在了屋子的正

1 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一地区——译者注，下同。

中央，屋子的最里处是吧台，架子上成列着各色酒品。从大厅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上方挂着一只精美的壁钟，钟面显示现在刚过5点。老板看到这位新来的客人便大叫道：“啊！是你！我认出你来啦！”

说话的这人名叫约瑟夫·吉诺(Joseph Ginoux)，是这间年初新开业的咖啡馆的老板，刚才正与一名40多岁小有名气的先锋派艺术家聊着天。吉诺能一眼便认出他来是有原因的，因为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这位来客的打扮也是十分不入流的。况且，早些时候有人给他看过一幅肖像，并被告知要好生留意着这位将要到达阿尔勒的画中人。

这间咖啡馆名叫车站咖啡馆，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便在这儿坐等天亮。当夜幕消逝天渐渐亮起来的时候，他便起身离开咖啡馆，走到街对面的拉马丁广场2号。现在，这栋房子的黄色外墙和绿漆木结构可以看得清晰了。高更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

开门的一刹那可以说是凡·高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当然也是最焦虑的时刻之一。在六个月前他刚签下租约的时候，就开始酝酿一个计划：他不想独居此处，他需要人陪伴。最先映入他脑海的人便是高更。租房当日，文森特就给他的弟弟提奥去了一封信，信中除了简单描述了这所房子外，还提出了他的这个构想：“也许，高更会愿意来南方？”

最初蒙眬的想法逐渐演化成了文森特的执念。从五月底开始，他用通信的方式，花了整整五个月，使劲浑身解数精心策划，不惜百般权衡、千言蜜语、万般恳求，试图让高更来阿尔勒与他同住。同时，他还成功让提奥同意，只要高更愿意搬来拉马丁广场2号的这所黄房子，这位潦倒的画家便可在提奥那里用他的画作换取在阿尔勒的免费食宿。于是，提奥除了要担负哥哥的生活费，还要负责高更在阿尔勒的吃住开销。作为巴黎的一名艺术商，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是少数几位支持实验艺术的商人之一，这使其成为资助高更的不二人选。

在回信中，高更接受了文森特的提议。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横生枝节让高更的阿尔勒之旅一拖再拖。两人的通信开始愈发频繁，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似乎从去年在巴黎的几面之缘发展成了莫逆之交。两位画家开始在信中竞相讨论、交换想法，不时地给对方描述各自的最新作品。好长一段时间里，兴奋与害怕一直拉扯着文森特。兴奋的是，高更有可能在某一天出现在他的黄房子里；害怕的是，高更若此次无法成行，期望后的失望将给他莫大打击。

不久前，当高更正式踏上他的阿尔勒之旅时，文森特又多了另一种焦虑。他担心一直居住在布列塔尼的高更到了阿尔勒后会感觉失望。从纷繁多彩的布列塔尼到宁静质朴的阿尔勒，也许，高更会觉得这里的风景不如北方的精彩，也许，高更会气愤、会暴怒、会弃他于不顾，不愿与之相伴。文森特本就脆弱的神经就被这些“也许”拉扯得愈发紧绷，他甚至觉得他就要因此而大病一场了。但是现在，高更就站在他面前。他走进来了。

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显得有些局促。前不久，他们互相交换了自画像，于是各自脑海里都存着对方的样貌。高更出发之前文森特就提议互换画像，他给后者寄了一幅他的自画像——也就是之前咖啡馆老板吉诺见过的那幅。文森特便回寄了一幅到布列塔尼作为答礼。只是两幅肖像都稍有失真，并不忠实于画家本人的长相罢了。一个，是40岁的法国人，做过股票经理人，过着孤家寡人的生活。一个，是35岁的荷兰人，从事过各色行业。两人都是人到中年才拿起画笔。虽说两幅肖像都不尽写实，却真实反映了两位画家对自己模样的想象。要说他俩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得算他们对文学的狂热。真实的生活中总夹杂着书中人物的影子，因此在自画像中，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借用了小说中的人物。

在高更自画像右下角签名的上方，写着“被抛弃的人”¹，这是法国作家维克

1 原文为法语 *Les Misérables*，直译为被抛弃的人。



高更 《自画像：被抛弃的人》（Self-portrait 'Les Misérables'）

多·雨果(Victor Hugo)的代表作《悲惨世界》的法语书名。很清楚,高更是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冉阿让(Jean Valjean)自居——一个罪犯、一个流放者、一名殉道士,也是一代圣人。尽管已经将书名清楚地写在了画上,高更仍担心大家能否领悟到他的这个寓意。

因此,在画像送抵阿尔勒之前,文森特就收到一封来自布列塔尼的信,信中详尽地解释了这幅肖像画的关键寓意:“面部的轮廓就像冉阿让一样坚毅,褴褛衣衫却遮不住他内心的高尚与温柔。热情的血液流淌着,红色脸庞就像是发情期的动物一般。眼周的鲜红色就如熔炉般热情,好似无限灵感将奔涌而出。喻示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内心炙热的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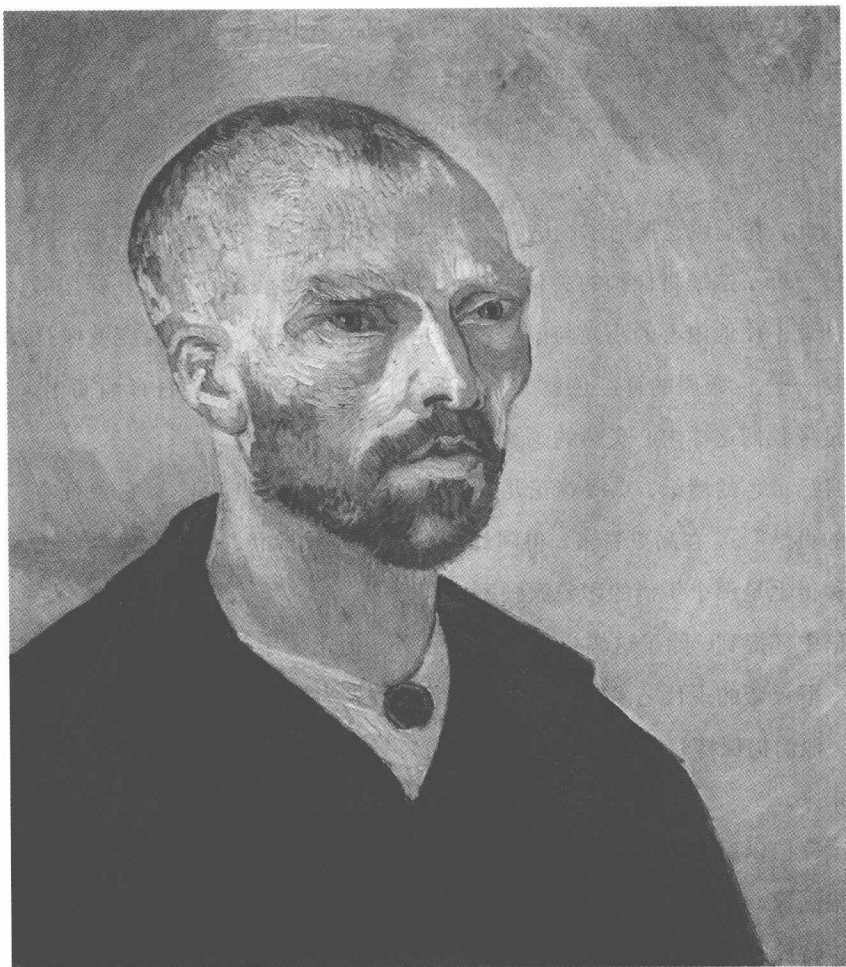
身后黄色的墙纸,点缀着花儿朵朵。“这是少女的房间”,它象征着“我们艺术的贞洁”。在高更看来,冉阿让虽然受尽万般折磨,仍然充满爱与力量,他可以称得上是那个年代的印象派画家!

信中还提到,除了这幅冉阿让的画作外,他正着手画一幅集体画像,主人公们是一群反叛的现代艺术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社会所排斥,穷困潦倒。直面苦难,他们仍保持着艺术的贞洁,用殉道者般的勇气以德报怨,勇敢地创造着艺术的未来。

读完信以后,文森特坚信,他定将看到一幅传世佳作。然而最后送到他眼前的这幅画像,没有色彩绚烂,有的只是阴郁。但也正是这抹暗黄稀红很好地呼应了文森特此时焦虑与烦恼的心情。

相较而言,文森特的自画像更难理解。画布上除了他的脑袋与肩膀外别无他物,没有任何可供推敲的记号。惯常的短发与胡碴和翠绿色的背景形成了强烈对比。在他所有的自画像中,这幅可算是最奇异的。

色彩是文森特永远的主题。三周前的一封信中,他向高更描述道:“我有一幅自画像,浅灰的色调。”这种色彩是在米黄色的背景上将绿色与橘色相混合而



凡·高 《献给高更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dedicated to Paul Gauguin)

绘制出来的，与他画中红棕色的外套很是相配。为了营造这种和谐的效果，文森特绞尽了脑汁。

在他的颈部与脸部，姜黄色的发丝和潜影糅杂着浅绿色和淡玫瑰色的韵彩。从远处看，粗犷的笔触就好像跳动的脉搏。色彩圈绕着脸部轮廓展开。画中人枯瘦不堪，颧骨高凸。

粉绿色从头顶辐射出去，好似套着一个冷色光环。其他文森特的画像里，他眼睛都是蓝绿色，而在这幅中眼睛呈棕黄色。眼眉像猫一样向上隆起，画笔在眼睛周围沿着圈线游走，制造出了磁场形状的纹路。他的表情让人摸不透：是紧张还是腼腆，抑或是决绝？文森特的这篇自述充满神秘，好像一个丧失自我的囚犯无奈的唏嘘。

他在画上签下了“文森特”三个字，以表示他对这幅作品感到满意。既然作为一份礼物，在礼物上送上送礼人的名字也算是情理之中。签名的边上隐约可见有一部分被抹去的痕迹，写的一定是“凡·高”二字。也许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法国人不会念他的姓氏，抑或是他想起了那个虔诚且高贵的荷兰家族早已与他无关了。他一直都只是文森特，而非文森特·凡·高。

很少有人能看出这幅画像的隐喻。文森特在给高更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将他塑造成一个僧人的角色，一个崇敬永恒佛法的僧人。”也就是说，他将自己比作了一个日本和尚。恐怕再没有人能比一个旅居法国南部的荷兰先锋画家更适合这个形象了。文森特的这个想法来源于一本颇受欢迎的新书——《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作者是畅销书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

据说这本小说是基于一名法国海军军官的回忆录，这名军官被临时派遣至东京驻扎，他在那里租用了一个日本情人。她爱上了他，他险些爱上了她。最后，他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这个故事正是普契尼(Puccini)著名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原型。

僧人在《菊子夫人》中只是无足轻重的过客，根本算不上主角，曾在一次送葬的队列中出现过，第二次出现则是在主人公是参观寺庙的时候。书中的和尚们百无禁忌，他们喜欢法国酒，也喜欢看女人们的裸体画像。总而言之，肖像想要表达的含义是，画中人过着平静、规律、冥思的生活，在住持的指引下谨遵精神秩序。

这种状态与凡·高在阿尔勒的独居生活截然相反。也许他的画里满是安宁，但他的生活却波涛汹涌，这幅画只是寄托着他美好的希冀。黄房子是他的寺院，是倾尽所能创造艺术未来的地方。缺的只有维护秩序的住持，那个人注定就是高更，文森特愿做他最忠诚的信徒。

见到高更的一刹那文森特有些吃惊，那幅《被抛弃的人》给文森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眼前的这个人比他想象中那个颓废不堪的中年男子要健康许多。高更还常在信中抱怨久病缠身，多年前在马提尼克(Martinique)¹绘画时染上的痢疾折磨了他许久。不过现在看来，他应该是痊愈了。

高更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总是健壮且强势的。无论是现代还是19世纪的法国，高更与凡·高从体型上看都是小个子。在高更服役过的法国海军保存的记录中，他的身高为163厘米。但他总自诩高个儿，还长着一副长腿。一个名叫阿切博尔德·斯坦迪什·哈特里克(Archibald Standish Hartrick)的苏格兰人曾在布列塔尼与高更有过一面之缘，他口中的高更看起来“体形也不错”。

文森特给人的印象则不同。在荷兰时就有人戏称他为“het schildermanneke”²，意为“小个子画家”。他在荷兰的一位邻居回忆说，文森特虽矮小，但很“健壮”。不过，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却不尽然。在哈特里克眼中，文森特是个“瘦弱矮小，看起来有些干瘪”的男人。一个在阿尔勒非利克斯雷医院工作的员工形

1 马提尼克：向风群岛中部法属岛屿。1887年，高更曾在那里度过了夏秋两季。

2 荷兰语。

容文森特是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人，“看起来很可怜……又瘦又小”。

高更总能给别人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与他深交后却少有人会喜欢他。在巴黎前卫艺术家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就有不少人对他不满意，有的甚至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卡美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¹曾十分爱护这个晚辈，却也在之后指控他喜欢盗取别人的创意。年轻的画家保罗·塞鲁西叶(Paul Sérusier)曾说高更看起来十分做作又冷酷无情：“一看到他你会想起戏中的丑角，颓废的游吟诗人，抑或是海盗。”

高更的一举一动都能给人留下了深刻记忆。他的嗓音低沉又沙哑。一位名叫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ice)的作家回忆，他“长着一张老实人的大脸，颧骨突出，额头却很尖”。他的嘴角很平，嘴唇很薄，不过“耷拉着的眼皮看着好像肿了似的，眼睛总是懒散地睁着。蓝色的眼睛在眼眶里灵活地打转，向左看又向右看，好像不用怎么动脑袋也可以将周遭事物一览无余”。

而文森特行动起来有些笨拙，总是惶惶不安的样子。哈特里克曾回忆：

“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一旦他张口说话，无论是说荷兰语、英语还是法语，他总会说到一半停下来回过头看你，齿间发出嘶嘶的响声。要是说得激动了，他看起来简直就和疯子没两样。其他时候，他的表情总有些愠怒，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抱着怀疑。”

哈特里克和文森特的一些密友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疯疯癫癫但与人无害的家伙，只是为人有些无趣罢了。

但凡与文森特深交些的朋友都会发现他的内在美，他在阿尔勒也交了不少知

1 卡美尔·毕沙罗：法国印象派大师。

心好友——一名军人、一名邮政官员以及三位画家。文森特有时候会突然消失好几日，没有朋友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总爱为难他。凡此种种，他没对任何朋友提过，就连他的弟弟提奥也知之甚少。

多年以后，时任阿尔勒图书馆管理员的朱利安(Julian)回忆往昔，一直后悔当时他与伙伴们过分的行径。每当文森特“身穿工作服，头戴廉价草帽形单影只地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都会大声辱骂他。文森特对色彩的喜爱很是执著，他喜欢给他的草帽搭配上彩带，“有时用蓝色的彩带，有时候用黄色的”，这个旁人看似古怪的行为总惹得这群年轻人恶言以对。和许多的画家一样，文森特“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观察”，可就连这样的习惯也会惹怒这些人：

“我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还记得当时我总是朝他扔菜梗。这也不能全怪我，我们当时还小，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个怪人，一天到晚去乡间画画，嘴上叼着个烟斗，眼神疯疯癫癫的。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不敢看任何人，像是急于要逃开大家似地。”

朱利安回忆说，“除了喝醉的时候”，他很少在给镇上人惹麻烦，“不过他总是醉醺醺的”。想起来，“他其实个不错的人，如果当时我们能善待他，他就不会一直担惊受怕，成了一个孤独的天才”。

18个月前，当文森特还在巴黎的时候，他拔了10颗牙，而且都换上了假牙，这让他看起来更加古怪。多年困苦的生活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绝不是一个35岁男人的应有的长相。（在他到达阿尔勒的一个月以后，也就是3月30日，是他的生日）

多年朝不保夕的生活，加之痢疾的折磨，让高更的生活也举步维艰。多亏了他那颗强大的内心，就算是这样的困境也无法消磨高更生活的勇气。文森特则相

反,除了弟弟提奥以外,没有人觉得他会成为一名杰出的画家。

赴阿尔勒之前,文森特在巴黎结识了一群年轻画家,其中包括保罗·希涅克(Paul Signac)、亨利·德·土鲁斯-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和埃米尔·贝尔纳(Emile Bernard),他们将文森特视为同僚,视为知己,却从未将他视为一个有潜力的画家。

在1888年10月23日这天,我们的这两位主人公还都只是默默无闻的画家,他们仅仅是巴黎实验艺术圈子里的小成员。所谓实验艺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锋派(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多年后,一名艺术评论家回忆当时的实验艺术时,用了“百花齐放”四个字,而非“一家独尊”。就像是万花筒里的色彩,纵使他们的风格千奇百怪,却都是从“新艺术”的理念中衍生开去的。对于先锋派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超越印象派,制造一场更为激烈的艺术革命。当时的印象派画家——无论是莫奈(Monet)、雷诺阿(Renoir)还是毕沙罗,大都已年近半百了。

当时,只有名画家或是学院派画家才有资格在年度沙龙中展出作品。对于才崭露锋芒的年轻画家,则只能选择在咖啡馆或者杂志社这样的场地办一个小型画展。即使在后者的圈子里,高更和文森特也很难跻身其中。那时最受欢迎的画家要数29岁的创新画家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他因运用点彩法的创新绘画方式一炮走红。

这时的高更刚刚建立起自己的绘画事业。通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吸引了一小群年轻的画家,共同探索一种未命名的新艺术方式。在这一群人中,高更被大伙儿尊称为“领袖”。

35岁的文森特此时只是艺术界的一枚无名小卒,熟识他的只有少数几个画家而已,其中包括高更。在他们眼中,文森特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怪人,他从拿起画笔到现在不过十年不到的光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一人作画。仅有的两次

作品展出也只是在蒙马特(Montmartre)的小酒馆里，由他自己组织的。

1888年的10月，没有人，包括凡·高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他将为西方艺术史添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阿尔勒的这一年多里，凡·高创作了超过200幅画作，相当于高更一生作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传世佳作。尽管其中一部分由他寄给了远在巴黎的提奥，但是大多数的画都存放在了阿尔勒的这间黄房子里。屋子里，一幅幅画随处堆放，有的钉在墙上，有的镶在画框里的，其他的则被一股脑地堆在杂物房。1888年10月23日的早晨，有很多事都值得一说，但是当高更迈进这个房间，最吸引他的就是这些画。如此近在咫尺的高更，对于凡·高的这些作品是最有发言权的——只是不知他是极富赞美还是大肆批判了。



星期二，一个晴朗的秋日早晨，阳光通过朝南的窗户洒进屋子里。一楼的这间房面向大街，出门便是熙熙攘攘的拉马丁广场。文森特偏偏选择了这里作为他的画室。房间里到处散落着他的画架、调色盘和其他工具。屋子里弥漫着烟草味，还有淡淡松脂和颜料的味道。在那个没有除臭剂和洗浴设备的年代，闷热的天气让这个房间里充斥着文森特的体味。

工作室的窗户直对着广场，每个路过的人都可以把屋子里看得一清二楚。文森特不在乎别人看他画画，他有时觉得这是一种让大家了解他工作的绝佳机会。当然，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他才会这么说。

从这里能听到广场上嘈杂的声音，感受到街上的气息。画画的时候，文森特总能听到门外有人用普罗旺斯语交谈。偶尔会听见农场大车或马车从门前飞快驶过。沿着蒙马儒大街往下有一座铁桥，每当火车从上面飞驰而过，嚓嘎嚓嘎的响声在画室里听得非常清楚。要是放在晚上，火车的鸣笛声可算是响彻天际了。

高更在回忆起那个脏乱不堪的画室时写道：“我感到十分震惊，颜料管堆得毫无章法，存放颜料的盒子一直都乱糟糟的关不起来。”抱怨文森特不爱干净的